

新女驸马

作品

一往情深，策马西风，只因「今生有你」。
一个女人「可亡天下，可兴天下」的传世奇缘！

上卷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经典传奇缠绵新编
毅轩◎著

新文苑

上

©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女驸马/毅轩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229-00770-6

I. 新… II. 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6510号

新女驸马

XINNUFUMA

毅轩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李元一

责任校对: 唐云云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3.5 字数: 714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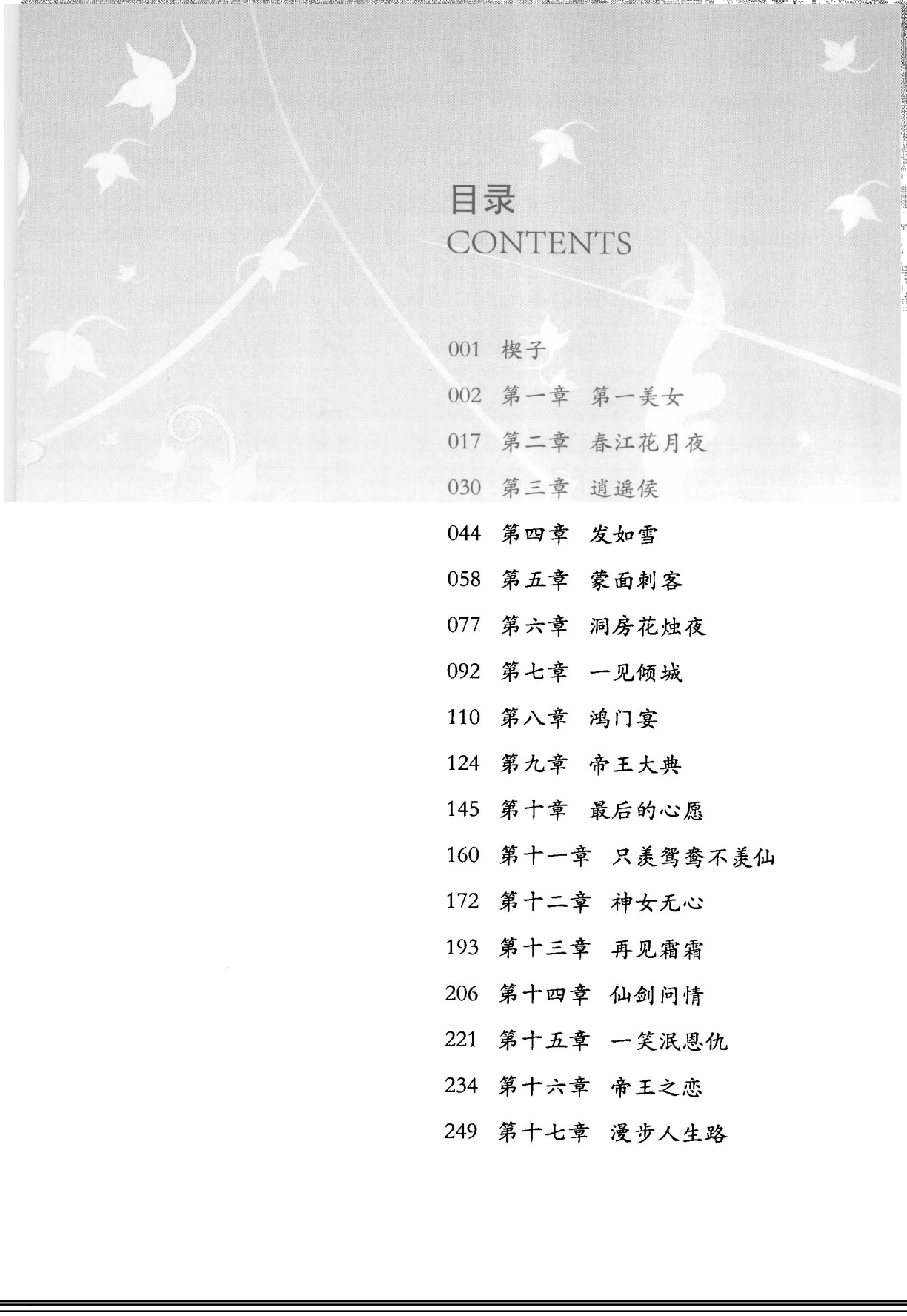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0770-6

定价: 46.00元 (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 001 楔子
- 002 第一章 第一美女
- 017 第二章 春江花月夜
- 030 第三章 逍遥侯
- 044 第四章 发如雪
- 058 第五章 蒙面刺客
- 077 第六章 洞房花烛夜
- 092 第七章 一见倾城
- 110 第八章 鸿门宴
- 124 第九章 帝王大典
- 145 第十章 最后的心愿
- 160 第十一章 只羡鸳鸯不羡仙
- 172 第十二章 神女无心
- 193 第十三章 再见霜霜
- 206 第十四章 仙剑问情
- 221 第十五章 一笑泯恩仇
- 234 第十六章 帝王之恋
- 249 第十七章 漫步人生路

楔 子

为什么，为什么……

空旷的大殿，回响着东方信发疯般的怒吼。

他紧握着剑柄，双眼如血，含着悲与痛，爱与恨，还有决绝。

剑尖早已穿透东方胜的胸口，鲜艳夺目的血顺着剑尖，一滴一滴，滴落在白玉般的玉石上，慢慢散开，如镶在玉石上的彼岸之花——曼珠沙华。

妖异浓艳得近于红黑色，但它却代表着灾难、死亡与分离的不祥之美。

霎时间，整个大殿寂静无声，只听到东方玉厉冽的哭喊声，还有欧阳天域惨白的脸颊、呆滞的目光。

黑水明霜白玉般的右手捂着张大的嘴，眼中却闪着惊恐。

而我的眼前却是一幕人伦惨剧——弑父。

难道这一切是欧阳凌天的错，水玉的错，东方胜的错，还是无辜的欧阳天域、东方玉、东方信三人的错？

我摇着头，心中大声吼着：都不是！

是我的错，是我来到这个朝代揭开了这场悲剧的序幕。

往昔如电影般一幕幕涌入我的脑海，有苦、有甜、有泪、有笑、有恨、也有爱，全都深深烙印在我心上。

第一章 第一美女

【1】

我出生在一个黄梅世家，从小听着黄梅戏长大。因为父母特别喜欢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中的冯素贞，所以生下我之后，也给我取名叫冯素贞。

从小到大我都是看着这出戏剧长大的，心中挺佩服这位女驸马。

我曾经幻想过如果我是她，会不会也如同她那样勇敢？

我的好友常取笑我，“真是败给你了。”

我的男朋友叫李兆廷，居然和剧中人同名。初次交往时，他曾说过第一眼见到我，好像认识了我许久似的。我并没有把这话当真，认为这是男孩追求女孩所惯有的招数。

大学毕业前夕，我们相约到黄山游玩，因为我们想把刻有我们名字的连心锁锁在栏杆上，让我们的爱千年不变。

雨后的黄山，被洗刷得更加翠绿。石阶虽滑，但兆廷强而有力的手紧紧抓着我，生怕我滑倒。他掌心所传来的温度，温暖着我的手，也温暖着我的心。

我一边欣赏着两旁的美景，一边与兆廷说着逗趣的话题，渐渐忘记了我们正在下山。

谈到兴起时还手舞足蹈，没想到因此一脚踩空，而兆廷的手也没抓住我，我顺着下滑的力道头朝下重重碰在石阶上，顿时血流如注。

我在昏迷前看到兆廷惊慌而痛苦的脸，听着他不停叫着：“素贞，你不要吓我，你承诺过这一世要陪着我！”

许久，再次醒来时，我听到一个略带哭声的女声在耳旁响起：“小姐，你终于醒了，你吓死小如了。”

视线慢慢变得清晰，映入眼帘的是古色古香的陈设，地上跪着一个身着古装的美女一边啼哭着，一边对着身边的小童叫：“小姐醒了，快去告诉老爷。”

紧接着这位美女依旧跪着问我：“小姐，你身体还有什么不适，需不需要吃点东西，你已经昏睡了三天三夜了。”

她的话把我从迷离中拉回到现实，我问她：“你是谁？”

“小姐，我是小如，你的贴身丫环。”



我听摇了摇头，接着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

“这是妙州知府，你是知府的掌上明珠，是天域王朝的第一美女。”

我连忙又问：“那我叫什么名字？”

小如双眼闪着疑惑的光，“小姐你姓冯名素贞，这个名字可是老爷为你取的。”

我还没回过神，耳中又听到一个哭哭啼啼的声音，“我苦命的女儿，你终于醒了，为娘好担心你，这几日来与老爷都是茶饭不思。”

话音刚落，一对神情憔悴的夫妇慢慢向我走来。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冯素贞的父母。

此时我的脑中突地闪出一串声音：“你曾答应过我这一世会陪着我，不会离开我。”

为什么兆廷会说这样的话，我为什么又会成为冯素贞？

我看着他们实话实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时那个自称是我娘的人对旁边的男人哭叫着：“少卿，我们的女儿为什么不认识我们？”于是，这位叫少卿的男人赶紧命人请来大夫为我诊治。

大夫看了半天才开口：“冯小姐是因为失足落水，再加上昏迷高烧了三天，所以不记得以前的事，不过冯老爷、冯夫人，你们不用担心，冯小姐除了失去记忆，其他都安然无恙。”

大夫的话稍微安慰了冯氏夫妇，其实只有我心中明白真的冯素贞已死。

想着现代社会还有我的父母与男友，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冯氏夫妇看到我伤心欲绝的样子，冯夫人轻声劝慰着：“女儿你不要哭，不记得不要紧，只要你还活着就好。”

听到他们所说，我突然想到我不能这么自私，既然替代了冯素贞，就要连带孝顺她的爹娘。

“爹、娘，孩儿让你们担心了，小如也不要哭了，虽然我不记得你们，但我还是感受到你们对我的关爱。”

听我这么一说，冯氏夫妇，还有小如都喜笑颜开，我接着笑道：“我饿了。”

冯氏夫妇马上催促着小如为我张罗饭菜去了。

就这样，光阴似箭，我来到这个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朝代已经足足三个月了，从小如的口中得知了许多这个朝代的事，还有我那天为什么会落水。

原来是为了捡池中假山上的风筝才不小心落水的，本来会游泳的我居然被水中的水草缠住了脚，所以救上来的时候，就一直昏迷，外加高烧不退。

大夫说，我能在第三天醒来，算是万幸了。

确实是万幸，因为正牌的冯小姐死了，现在的我却活着。

据闻天域王朝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旁边都是一些零星小国，其中这些小国中尤以黑水国最强，不时向天域挑衅，但一次次都被击败。

因为天域有最勇猛的慕容将军，他不仅人长得英伟魁梧，至今未婚，而且领兵打仗从未输过。

天域国所有待字闺中的小姐都想嫁给他，他也是各家有女儿的父母心中最佳女婿

人选。

除了他之外，就数天域国的皇上最为优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权力和外表，最让人称道的是他把国家治理得国富民强。不过听说他还没有立后，他曾说过能当他皇后的必是他心仪之人，所以尽管有后宫佳丽三千，他也没有贪溺于女色当中，而是雨露均沾。

传言天域皇上与慕容将军是亦君亦友的关系。

最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居然有一个从小就订了亲的夫君，而他名字就叫李兆庭，这和戏中的名字完全相同。

原来我自己正在上演一出叫《女驸马》的戏，而我正是那戏中的女主角。

虽然我知道戏的结局，但那只是戏，而现实往往和戏是不同的。

小如还告诉我，下个月李兆庭就会到府上来拜访，到时我就会见到他。刚说完，我心中不停地想：我该如何面对他，我该告诉他实情吗？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小如蹦蹦跳跳地脸着带笑跑到我面前大声宣布着：“李公子就要到府上了，老爷夫人让奴婢为小姐梳洗打扮一下，等李公子一到，小姐要至前厅见李公子。”

此时我的心中矛盾重重，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我不认识他，断不能与他成婚，而且我并不是真的冯小姐。

左右思忖之际，一个声音传入我的耳中，“小姐，夫人请你到前厅去见李公子。”

我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心跳加速，来得好快，可我还没想到如何面对他。

小如还以为我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掩嘴一笑，把我拉到梳妆台前，为我梳理着秀发。

“小姐，你真好看，如果李公子见到你，肯定都移不开眼。”

我看着镜中眉似黛，眼似一汪秋水的脸，轻轻叹了一口气，“他来了，我为什么要高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失忆了，他虽然跟我订过亲，但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给嫁了，要嫁也要嫁我喜欢之人。”

我说这话时突然想到远在异时空的男友，不知他现在怎样了。

小如替我梳妆完毕之后，将面纱戴在我的脸上，轻声说：“小姐，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想那李公子也是多情之人，就算你不记得他，跟他相处久了，自然就有感情。还有这未出阁的小姐必须要戴着面纱示人，即便是未来的夫君也要如此，更何况我们的小姐是天域王朝的第一美女。”

我还未进入前厅，就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不仅有父亲的声音，还有一个悠扬而熟悉的男声。

我迈进前厅抬眼望去，心中一惊：怎么会是他，难道他也来到这个时空了。

娘亲看到我愣在门口，对我招了招手，口中介绍着那个坐在爹身旁的男子，“这就是你从小订过婚的未来夫君李兆庭，你们也有十多年没见面了。”

李兆庭见我不说话，走到我面前，“我听伯母说你失忆了，不知你身体最近好点



没有。本来听说你因落水陷入昏迷时就想马上赶过来，奈何家中有事，今日才来看你，真是有愧。”

看着这个与我男友有着相同的脸的男人，嘴上说着关心我的话，眼中带着情意的目光，我才觉得有愧于他。

我并不是他原本订过亲的冯素贞，我只是与她同名，阴差阳错地穿越时空进入她身体里的一缕幽魂。

“既然你已知道我失忆，我想我们的婚约也应取消。”

这句话不知怎么从我嘴里蹦出，看着父母亲大惊失色的脸，我低下了头。

“为什么？”李兆庭平静地问着我。

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我既已失忆，心中对你又无半点情意，这个理由应当不为过吧。”

他沉思片刻，回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我不会解除婚约，因为我会让你爱上我的。”

他所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古时候的人不都是很含蓄吗？

看着这样的他，又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男友的情形。我与好友走在大学校园宽敞的马路上，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请你与我交往，做我的女友，好吗？”他用诚恳而自信的眼神望着我。

“好。”这句话就这么轻易地从我口中说出，仿佛这一句是欠他的。而今又是如此相像的眼神，我竟无话可反驳。

“暂时不要取消婚约，如果你们真的没有感情，到时再说取消的事。”就在这时，娘亲打着圆场。

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照爹娘所说，随即我点了一下头，算是答应了。

【2】

我看了一眼李兆庭，他眼中是我曾经从男友眼中看到的爱意。

返回房中，小如对我说：“小姐，李公子长得一表人材，又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富豪之家，而且家中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姐姐嫁过去就是当家做主。我听说在京城中有好多富家小姐挤破头想嫁进李家。”

我听着小如说着有关李兆庭的事，笑了笑，“他那么好，不如你嫁给他算了。”

小如急切地辩解着：“小姐我是在说你的事，你怎么说到奴婢头上了，小姐要是出嫁了，我就做陪嫁丫头。”

古时的女子都认为嫁一个好的夫君，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而我却是一个来自21世纪的灵魂。

我做不到这个时代的女子那样相夫教子，那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而且我也不会嫁一个有三妻四妾的男人，更不会做一个依附男人的女子。

转眼一个月就过去了，这一个月里李兆庭都住在我家里。

爹娘故意制造我们单独相处的机会，还美其名曰，他是客，我是主，我理应尽一下地主之谊。

我看着爹娘算计我的眼神，又看到李兆庭含情的笑容，真有一种无语问苍天的感觉。

难道他们觉得只要天天相见就可生情吗？也许刚开始时我是有一时的恍惚，但那只是错把他当做我的现代男友。

现在的我再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他终究不是他。

有一次，他曾问我：“你看着我，就好像在看另一个人，我看见你眼中有淡淡的哀愁。”

我只是淡淡一笑，心中却在想：难道他看出了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么问？

“你真的以为我会爱上你吗？我劝你还是放弃吧！我不想耽误你，你这又是何苦呢？我听小如说有许多富家千金等着你娶。”我再也不想与他纠缠不清。

他自信而深情地说：“那日我曾说过一定会让你爱上我的，因为我的心在见到你那一刻，就已经陷进去了，不，是更早，是幼年时，你就进驻我的心国，你叫我如何放弃？”

我听着他的话，眼中闪过一丝痛，我终究还是伤了他。

七夕到了，小如问我：“小姐，晚上去看花灯吗？”

我回她当然要去，整天呆在府里闷都闷死了，难得今日是古时的情人节，就想去看看古时的人是怎么过七夕的。

当晚，我戴上面纱和小如来到府门，正准备出门就看到李兆庭在门口等着我。

我看了一眼小如，用眼神问她是不是爹娘的意思，小如慌张地垂下头。

我摇了摇头，原来又被爹娘算计了。

到了街上，心中不快荡然无存。

街道两旁都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许多游客驻足。而我不时好奇地问着小如，有时小如答不出来，我也会问李兆庭。

那两人一直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赶紧收起我的好奇心，以免露出破绽。

我一边欣赏着各色花灯，一边和小如说着话，而李兆庭生怕我被撞着，用身体护着我。

我看着这样的他，心中愧疚更深，心想：你如许的深情看来只有来世相报。

这时大街上一阵喧哗，打断了我的思绪，原来是天下第一楼出题，让大家各写一首诗来应景，胜者可获千两黄金外加品尝美食。

我一听兴趣就来了，赶紧朝天下第一楼的方向快步走去。

来到天下第一楼时，楼前已是人山人海，报名处秀才举子们排成一条长龙，我示意小如帮我报名。

天下第一楼还是挺会找赚钱的法子，你看这报名也要出十两银子，既出了风头，



又赚了钱。

当叫到二十号的时候，我拿着牌子上了台，台下的各方秀才举子都露出不屑的眼神。

我轻蔑地笑了笑，一首来自李商隐的《锦瑟》从我口中说出：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念完后，心中想的是李大诗人你可不要告我抄袭。只见此时的台下鸦雀无声。

难道我吟得不好吗？我含着疑惑眼神望向小如和兆庭，可他们眼中尽是称道之色。

这时我听到楼上传来一道略带霸气的男声：“好诗，好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宣布这位小姐摘得头魁，掌柜有请这位小姐上楼。”

就这样，我和小如还有李兆庭在掌柜的带领下来到了楼上进入一个雅间。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狂霸而自信的翩翩佳公子。

他的帅不同于李兆庭，李兆庭初见时是多情，而他却是如君临天下般让人不敢靠近。

他的笑让人感到危险，仿佛我就是他的猎物。“还不知道小姐芳名，能否告诉在下。”他拱手作揖含笑望着我，虽隔着面纱我却感到有逼迫之感。

还是小如机灵，接口道：“我们家小姐的名字不能随便告诉外人。”

“不知公子尊姓大名，不如你先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再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并没有怪责小如，反而是反客为主，将了他一军。

这位公子先是一愣，随即朗笑，“欧阳天域。”

“冯素贞。”

我也不含糊报出自己的姓名。

他听到这个名字，狭长的双眸闪过一丝惊讶，而后精光内敛，嘴角含笑，“原来你就是天域的第一美人，不过今天一过便有了新的头衔就是天域的第一才女。你不给我介绍一下你身边的人？”

与他交谈，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本想找个借口离去。

这时小如正好开口：“小姐，时候不早了，回府吧。”

“旁边这位叽叽喳喳的古装美人是我的妹妹，而这位公子则是我未来夫君。”

我脸上含着淡笑介绍着兆庭与小如，转眸之际，我看到李兆庭脸上带着喜色。

他以为我终于开始对他的情意有所回应，而我心中则是想打消眼前这位对我别有用心者的想法。

欧阳天域倒是挺镇定，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不悦之色。



我随即起身告辞，他也没过多挽留。

“今晚，小姐是吃不到天下第一楼的美食了，不过我想我们还会有再见面的时候，到时再一同品尝美食。”欧阳天域双眼带笑，却让我看得心惊肉跳。

回到家中，想着今晚所发生的事，我觉得有必要向李兆庭解释一下，不能让他有所误会。

第二日，我命小如知会李兆庭，到后花园的凉亭一叙。小如脸上带着可疑的笑，一溜烟地往外跑，霎时不见了踪影。我站在凉亭之中，看着池塘里盛开的荷花，想着等会儿与李兆庭所说之事，心里不免有些担心，生怕说重了会伤到他，可是不讲明，怕是伤得更重。

正在我出神之际，小如已领着李兆庭到了凉亭。

我轻声道：“昨晚我那样说只是为了打消那位公子的非分之想，希望你不要误会。”

李兆庭听我这么一说，眼中划过一丝痛苦，带有落寞的声音响在我耳边，“我明白素贞的意思，其实我来这，是向你辞行的。”

终究还是伤了他，我强打着精神关心地问：“为何走得这么急，是不是因为我刚才的话？”

李兆庭摇了摇头。我又柔声说：“虽然你我无缘，但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好的朋友，你愿意和我结为异性知己吗？”

“好。”一个干脆中带着伤心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也传入我的心中。

看着他强颜欢笑的样子，我心中一痛，回了一句，“既然我们结为异性知己，我不应再蒙着面纱对你。”

我随即拉下面纱，对他展颜一笑。

他出神地看着我，仿佛要把我的容颜刻在心里一样，然后向我拱手一拜，离开凉亭。

李兆庭离开以后，我从小如口中得知他家里出了大事。

我一听，当场就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当时还要拿话伤他，他从没愧欠我，反而是我愧欠他良多。

我命小如四处打听李兆庭的事，小如还以为我真的爱上了他，于是积极地帮着我。

当我从她口中知道越来越多不利他的消息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真京城李家满门抄斩，唯有李兆庭不知下落，斩首日期定在秋闱之后。

我从爹娘口中知道李家得罪了当朝权臣，是被陷害入狱的。

朝廷为何如此草菅人命，难道天域没王法吗？我为李家受冤不甘地问了一句：“不是说当今皇上是有道明君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冤假错案？”

爹娘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脸带忧虑地叹着气。

【3】

我带着不平返回房中，不吃不喝闭门沉思了三日，吓得爹娘冲进房间问我。



我掷地有声地说：“我要上京城参加秋闱，考取状元帮李家平冤。”

爹娘一听，脸色大变，劝着我，“你知不知道，如果被发现这是欺君的死罪。”

我咚的一声跪下，眼中与脸上带着坚定的决心。

“女儿知道。这是女儿欠他的，女儿一定要去。我不会连累爹娘的，我已想好对策，爹娘对外宣称女儿因思念李兆庭，郁郁而终，而从那天起，我就会以一个新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还望爹娘成全。”

爹娘此时早已是泪流满面，小如哭泣着跟着我跪下，嘴上说着哀求的话，“奴婢会跟着小姐到京城，一路上会好好照顾小姐的，老爷夫人你们就让小姐去吧。”

爹娘含泪答应了我，并且吩咐下人两天后放出消息：小姐因思念李兆庭而郁郁而终。

七日后，我和小如踏上前往京城的道路，我现在已改名叫李木然，而小如则化身为我的书童，改名叫如风。

我们坐在马车上，边说边看着车外的美景，脑中想着：刚开始男装打扮时，在府上学了好几天男子说话和走路的姿势，好在我的天赋还不错，没过几天就能以假乱真。

如风则是学了许久才不会开口叫我“小姐”，而是称我为“公子”。

一路上我不断想着考取状元后该如何帮李家平冤，虽然清楚戏上所演，但实际的变数，我终究无法把握。

况且照如今来看，整个事件并不像戏中所演的那样，究竟变数是什么，我心中也没底。

望着通往京城的小路，我忍不住思绪万千。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如此熟悉的对白，我明白这是遇上山贼。原来电视上演的丝毫不假，山贼的对白果真如此。

如风吓得不轻，连车夫的脸都吓得惨白。

我拉开车帘，举目望去，说实话这个山贼长得还不错，可惜却做了山贼。

“不知这位仁兄打劫我这穷书生有什么用，要打劫也应该找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人，何况你年轻力壮，不如找份正经的事。你这样总有一天会害死自己的。”

不知说这话是否有用，实在不行的话就把盘缠都给他吧，保住命才要紧，因为李兆庭一家还等着我救。

看他脸上一点反应也没有，反倒是比刚才更加凶相毕露，于是我伸手正要把盘缠丢给他。

这时候，他却恶狠狠地说：“我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就算真的死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不过刚才你说的也不无道理，虽然我是粗人，但也懂得分寸。”

我一听这话，心头暗喜，原来还是一个义贼。

下了马车走到他面前，抬头望着他，没想到这山贼高出我一个头。

“不知仁兄高姓大名，我有心结交你这个义贼。”

我毫无惧意，一脸的诚意，反倒是如风在我身边不停地拉我的袖子。

她哪知道我的心思，我在想上京城还有许多未知的危险正等着我，如果能让这个山贼和我一道进京，我的安全系数无疑增加了几分。

“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江湖人称‘鬼见愁’的破军。不知这位书生叫什么名字？”

“我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李木然。”

破军诧异地看着我，一时说不出话，真是一个有趣的山贼，如果有他和我一同上京，路上一定不寂寞。

“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因为我与你一见如故，我想你不会看不起读书人，我看你也好像读过书，这次我进京是为了秋闱，因为我要考取状元。噢，你怎么不说话？你可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山贼，我在问你可否愿与我结交？”

破军半晌才回过神来，抱拳大声地问：“你为什么愿意和山贼结交，你不怕坏了名声？”

“我与人结交贵在交心，哪怕是乞丐，只要我愿意，我也会与之结交。我看你也非池中之物，不如与我一起进京同考状元如何，你可以考武状元。”

破军自嘲一笑，“我这点功夫对付一般人还可以，要是遇到高手也只有甘拜下风。不过我愿同你一起上京，我也不想过现在山贼的生活。”

我拉着他的手上了马车，如风看见后，紧张地上前用力把我的手与破军的手分开，瞪着眼，嘴里嚷着：“不准拉我家公子的手。”

我好笑地看着她，刚才还十分怕破军，现在却那么大胆，真是个小可爱的小丫头，与破军倒是十分相像。

破军看着如风急道：“是你家公子拉我的手，又不是我拉的。”

我看着他们斗嘴的样子，心里偷笑但表面上还是为破军介绍着如风，“这是我可爱的小书童，名字叫如风。如风，这位是破军大哥。”

如风将头转向一边，嘟着嘴，一副不愿意的样子，口气坚决地说：“我才不叫他大哥，说不定我比他还大呢。”

我好笑地看着不对盘的两人，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开心的笑。

那两人看着我的笑脸，眼神迷离地赞了一句，“公子，你真好看。”

我赶紧收起笑容，故作生气状，“你们应该称赞我玉树临风，风流潇洒，乃一位浊世翩翩佳公子，而不是说你真好看，好像在形容一个女子。”

“你本来就是女……”如风还未说完，我指着水袋，打断她想说的话，“如风帮我在水袋拿来，我有点渴，我想破军兄也有一点渴，刚才与你斗嘴皮子，早就口干舌燥了。”

如风看到我冷峻的眼神，这才后彻后悟地意识到差点露了我的底。

如风将水袋递给我，我示意她先将水袋递给破军，她愣了愣，极不情愿地将水袋丢到破军身上。

破军拿起水袋，揭开木塞，咕噜声霎时响起，然后用袖子擦了擦嘴，将水袋递给我。

我笑着喝了一口，将水袋拿在手中，“破军兄，你不要一口一个公子，你可以叫



我李木然，或是木然皆可，要再是叫我公子，你就太见外了。”

破军傻傻一笑，“你也不要叫我破军兄，直接叫我破军就得了。”

我们一行人终于抵达京城，先找了家客栈住下，我和如风一间，破军一间，吃过晚饭后，我们在房里说着话。

我对破军言明：“既然你我结交，我要老实告诉你一件事，我这次进京考状元是为了帮朋友申冤，因为我的朋友一家遭奸臣所害，全家被判秋闱后问斩，所以此次进京考状元就是想找机会为他家平冤。但此事会有极大的危险，不想你有所牵连，所以告知此事。”

破军听后一脸江湖义气，“难得木然如此坦诚，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下愿意助木然一臂之力，也不枉你我结交一场。”

我此时感动地望着他，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入夜，我睡在床上脑中反复想着：破军，我终究没有与你交心。也许你不知我所有的事对你也是好的，因为我女儿身一事会招来杀身之祸。我既已对不起我的爹娘和兆庭，我不想你因我而死，也许如风以后要得你照顾。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拿着推荐信前往官府报名，没想到报名处排着长队，直到晌午才顺利报完名，而后因我要买笔墨纸砚，如风和破军陪着我向纸张铺走去。

在纸张铺里，我买了所需之物，正要离去，耳中听到街上一阵喧哗，“慕容将军凯旋归来，皇上御赐游街。”

如风一听，激动地拉着我的手嚷着：“公子我们去看一看将军长什么样，是不是真如传说中的一样。”

我笑了笑算是默许了，其实我也想看一看这将军长什么样。

如风拉着我和破军不停地往前挤，我们终于挤到前排，看到了骑在马上慕容天霖。

他如此耀眼，他的笑让人如沐春风，如剑的眉，挺直的鼻梁，不厚不薄的唇，性感得一如电影中的男明星一样，他整体给人的感觉就如邻家大哥一般。

我的心像是琴弦被拨动般轻轻跳了一下，心头的悸动让我感到慌乱，拉着如风的手，“我们该回去了，我还要准备后天的初试。”

如风像是没听到我说的话，只是痴痴地望着马上的将军，我拍了一下如风的肩膀，如风回过头来，双眼闪着爱慕的光，“原来传说是真的，将军长得真俊。”

破军则是一脸的向往，原来他也想当将军，为国杀敌。

客房里，我看着书上的字，却难以平静，仿佛一闭眼就看见马上英姿的他。

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做，怎么能放任自己的心？我强迫自己不要想他，可心却背道而驰。

就在这时，如风急冲冲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打听来的消息，“这次秋闱有几百人参加，而且要过三关才能到殿前御试。”

我听着如风所说，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心里盘算着如何过三关到殿试，因



为只有到了殿试，我才有把握赢得这状元之名。

夜深人静本是休息的时候，我却把如风和破军叫到屋内，告诉他们我的整盘计划。

首先要韬光养晦，不要太张扬，要张扬也要在第三关，如风和破军听后皆不明白，眼中闪着问号。

我也不说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初试之后，你们自然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临考前一天，如风又打听到陷害李兆庭一家的奸臣叫东方胜，他的儿子东方信也要参加秋闱，不过这次监考却是他的死对头王丞相。

原来这个东方胜是因为他的女儿贵为贵妃才如此嚣张，看来我为李家平冤的难度又加大了不少。

【4】

初试时，我平静地答完试卷，一出考室，如风和破军开口便问：“考得怎样？”

我嘴边淡笑地吐出两个字：“还行。”

返回客栈的路上，我一边想着事，一边走着，突然我的头好像碰到了什么。

我揉着头，心中暗叫着好疼，但嘴上却说：“实在抱歉，我不是有意的，对不起。”

话音刚落，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算完了？你知不知道你撞的是谁？他可是我国丈爷的独子东方少爷。”

东方胜的儿子？东方信？我的眼不由自主地仔细打量着他。

只见他眉毛长得粗粗的，一双眼闪着歉意的光，我实难把他与东方胜划上等号，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奸臣之子。

东方信脸上略带厉色，扫了一眼那个发出刺耳声音的人，说道：“是我应该向这位公子赔礼道歉。这位公子，有没有事呢？”

我正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如风和破军对着东方信笑了笑，然后拉着我向客栈走去。

初试揭榜之日，榜单前挤满了人，如风与破军拉着我不容易挤了进去。

如风看着大红榜单上的黑字，顺着头名往下找着我的名字，而身旁的举子们有些唉声叹气，有些则是喜气洋洋。

突然间，如风拍着手，一脸的开心：“公子，你位列第二十名。”

我顺着如风的手指望去，看到自己真的位居第二十名，而头名就是东方胜的儿子东方信，这样看来东方信倒也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

而一旁的人议论纷纷：“看来这次东方信定是高中状元之人，他父亲可是当朝国丈，权倾朝野。”

两天后，我参加了复试，意料之中，东方信又是名列第一，而我也前进了七名，名列十三。

五天后迎来了殿前御试的最后大关，我这次铆足劲要一鸣惊人。

不出我所料，我进了前三甲，而且是头名。



如风和破军得知此事后，提议到天下第一楼庆贺一番。

我听到天下第一楼这个名字时，心中不由得想起同李兆庭还有如风在妙州的天下第一楼参加赛诗会的情形，当时遇到的那个人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担心此次到了天下第一楼庆贺会遇到他。

不过，妙州的天下第一楼与京城的天下第一楼相比，其规模是望尘莫及。

我们坐在靠窗的包间里，点了天下第一楼的招牌菜，边吃边聊。我问破军为什么京城也会有天下第一楼，破军告诉我天域王朝每一个城镇都会有一间天下第一楼。

我心中起疑这不是连锁经营吗？原来古代也有，不过能想到这个点子的人，做生意应该也是一把好手，要不然怎么会开连锁酒楼。

如风和破军各倒了一杯酒，起身恭喜道：“祝贺公子能在明天的殿试上一举夺魁。”

我举着杯重重地与他们的酒杯碰了一下，“好的开始，就会有好的结果。”

席间我们三人把酒言欢，我放下心中一切烦恼，陶醉在醇酒佳肴中，“如风、破军，你们想听我唱歌吗？”

他们也许和我一样喝多了，猛对我点着头，还使劲拍着手，我清了清嗓子，唱了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笑红尘》：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
目空一切也好。
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
只想换得半世逍遥。
醒时对人笑，梦中全忘掉，
叹天黑得太早。
来生难料，爱恨一笔勾销。
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
风再冷，不想逃，
花再美，也不想要，
任我飘摇。
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
独自醉倒。
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
一身骄傲。
歌在唱，舞在跳，
长夜漫漫不觉晓，
将快乐寻找。

喝醉了的如风与破军随着我的歌声舞动着，滑稽至极，看得我笑弯了腰，无法继